晉綏日報

創刊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六二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通知

根據邊區公佈年度「一年」換，從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啓用新製撥草票，村公撥、公草，同時舊撥草票一律停止使用，不准再向各級地方政府兌領撥草，所有各級機關部隊來領四八年撥草票者，希速前來領取，並按新區劃依時啓用。特此通知

財政處

李可全兒：

臨縣白文人，前年九月入伍，去年八月從五寨郵回一信，說在雁門軍區警衛連，以後再無音信，不知調往何處，見報後，希給家裏來信，以紓你母你姊想念。如有知其下落者，敬希來信告知，不勝感謝。信寄臨縣白龍公所轉李維池收。

父　李維池啓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關於處理任達榮（雲）問題的檢討

編者按：昨日本報刊登了米家莊羣衆，重新處理任達榮的領導後，又接到了這篇檢討文章。本文係由八分區新華分社轉來，並附函說明：「本文經會議整個一上午的討論修正，大家感滿意，並聞對此檢討頗爲重視云云。」我們同樣抱着極大的熱情與歡欣的態度，對本文反覆閱讀數遍，深感八地委與參加會議中堅持階級立場的同志們，經過與反對者及抱錯誤意見者的激烈鬥爭，特別是能以充分信賴羣衆，依靠米家莊的羣衆的精神，戰勝了反對者，正確的立場與觀點，基本上戰勝了錯誤的意見，最後正確地，根據羣衆的意見，處理了任達榮，這是使人非常感動的。然而，綜觀全文，我們深感八地委及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中，對這一問題爭論的嚴重性質與意義，尚缺乏明確的認識或認識不足，因此本文對於過去的錯誤，以及對於爭論中那些反對的、錯誤的意見，批評的極不尖銳和深刻，甚至有些地方，表現了階級觀點與階級立場依然不夠明確，這對今後的八分區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與改造黨的任務，有重大的影響和關係，因此，編者特在文中重要問題方面，加上按語，將原文刊登出來。希望八地委及參加該區土地會議的同志們及讀者認真研究，展開討論。文中的按語並不完全的，而且可能有不妥之處，尚希指正。原文個別字句上稍有刪改，但原意均未更動，特此一併聲明。

會議主要爭論及解決爭論的辦法

土地會議於九月十二日起，首以檢討任達榮問題，展開爭論，主要分歧是：任達榮是不是幹部？有一種認識，說他是幹部：（一）從四一年起，就派他在米家莊工作（任達榮當了該村偽村副）。四四年日寇自潰撤退時，調他到三區會工作；四五年反攻後，又調任嵐區及文水六區抗聯主任；直至今年五月撤退，開除黨籍，是黨員幹部。（二）在抗日時期，堅持（？）米家莊工作，掩護我們公開幹部活動，完成任務，在當金一家會，還算好的村莊。（三）他是中農成份，不是異己份子。至於他的罪惡，也沒有報上說的嚴重。如強姦婦女，今年婦女們鬥爭他的大會上，只有任愛高的婆姨一人提出：[illegible]。（編者按：人們估計：[illegible]我們必須提到：在九月十日，本報對一些問題[illegible]志們，[illegible]之檢討一文中，曾明確指出：「[illegible]像任達榮[illegible]的壞蛋的「壞」，即使做點「好」事，也是投機性的」，亦須在打倒之列。」特別是在九月十三日一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同志的一文中，更尖銳而痛切的指出：「……把任達榮問題當作幹部問題，不能分清敵我，把已被羣衆客觀上不充分的包庇任達榮的事實。[illegible]把任某的一切罪惡位在幹部的身上，糊塗了羣衆對黨的正確認識。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然而，這一些話，對於那些的「個」一部人，毫無所動。反的，他們爲了減輕與包庇任逆的罪惡，依然不惜硬把任達榮的一切滔天罪行拉在黨的身上，他們所計較的是任逆強姦婦女也沒有報上說的嚴重，並說：「最多不過十個八個」，請問這些先生們，難道十個八個就不太嚴重了嗎？你們那裏有一點革命者的味道？如果你們在組織上是共產黨員，那對黨是一個莫大的汚辱！這一種人即使是一時受了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的蒙蔽，然而爲什麼對本報的嚴重警告，對你們竟毫無所動，依然要堅持錯誤呢？你們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不是大成問題嗎？不是應該徹底的嚴格的檢討自己的嗎？不是應該向羣衆向黨請求處分嗎？難道你能僅僅以思想問題來寬恕自己的嗎？）另有一些人認識相反，說他罪惡深重，是「舊村副」，藉口經勢力，壓迫羣衆，很兇，是奸偽份子，不是幹部。雙方爭論很激烈，於是，大會決定，到羣衆中傾聽羣衆意見。大家一接觸到實際時，立即在個別閒談中、在各個小組會上，都聽到任逆罪惡滔天：因誣賴，逼的張忠吃了大煙；因借款，迫任二狗賣了僅有的好地；因排解糾紛，打得曹[illegible]三次；藉口給張銀花等逃田工人工資，貪汚了幾十兩大煙；……特別是強姦婦女的卑劣行爲，更使人憤慨！任達富說：「……[illegible]上那些女人，就給他；人家要求公平講理時，……」我們知道，就有任××、曹××等的婆姨十一、二人。」提到任達榮，大家說：「他不爲共產黨，不爲老百姓，而是爲他自己。他參加「婦人團」（反抗地主自發的羣衆組織）也是爲了投機軟化嗎！」在這些生動的教育中，大家一致認識：「任達榮是混到黨內來的投機份子。」

接着，羣衆又提出處理任達榮的具體辦法，個別明確的提出：「擇洗一頓，送到公安局」，還有主張「處死」。反映在大會上，有七八年的幹部思想中，少數人緊決主張「處死」，大部份人主張「擇洗一頓，送到公安局，扣押」（編者按：任達榮不至於死……）。於是要求迅速把任達榮（時在公安局扣押）交給羣衆處理。爭論轉向：如何交給羣衆，放手不要交給羣衆情況。在形式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做法上，有一部份人主張：交給羣衆，由羣衆處理，「羣衆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堅決堅持大多數羣衆意見。另一部份人主張：交給羣衆後，發揚民主，有好說好，有壞說壞，由羣衆按其功過決定處分。特怕「過火」。（編者按：同志們，你們難道與放手交給羣衆是一致的嗎？兩種意見爭論不決。一邊依然是站在封建勢力上的，站在任達榮方面，一邊是站在農民羣衆方面，是兩種相反的立場的鬥爭。你看，站在封建勢力方面的人，他們還不是依然企圖壓制羣衆，強姦民意，要什麼「有好說好」、「要按功過決定處分」嗎？了他們所考慮的，不是要羣衆就此伸冤報仇，要羣衆自己起來解放自己，而最糟心的是怕這個惡貫滿盈的任達榮被羣衆處死。千方百計的想減輕這個惡霸的一條狗命。因而，完全可以肯定，前節說後一句的結果是不合事實的，即「大家一致認爲任達榮是混進黨內來的惡霸、投機份子」，實質並非一致認識，而僅僅是因爲事實（羣衆的意見）的壓設，使他們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認的呀！）

大會決定先交群衆處理

於是大會決定，先交羣衆處理，在羣衆的處理中，再糾正思想。並派侯富山、梁樹棠等九同志組成新工作團，幫助羣衆工作。但在二十七日全村僱貧中農大會上，絕大多數表決通過「處死任逆，沒收他的家產」，出現了與前次反映中「多數人主張打一頓」、「絕不同的情況，又引起激烈的爭論：這次表決，是否代表全村大多數意見？一種認識，是大多數意見全村羣衆受任逆壓迫是一致的，祇有極嚴重不同。」（應少數受害最重者堅決主張把他處死時，會表決是極少數人煽動之下進行的，總人數也不過七十多人，不能代表全村大多數意見。認爲工作團掌握不穩，沒有發動羣衆深入討論，僅僅部份人的認識，後來雖有轉變，但個別同志直到任逆死後，還以「鬥爭大會，不像鬥地主熱烈」，「處分過火」，認爲「工作團如果掌握得好，也許不會處死」。（編者按：這個同志的心情多麼惋惜啊！把任逆處死了，惡霸他們自己的同志，要求把任逆當好人（好心？）多麼不舒服，羣衆是犯了罪嗎？你們可恨吧！我們要來白告訴你：羣衆是有此權力的，你多不舒服，你的意志，羣衆是可恥的力量，羣衆不可侮，你這些先生們的話——如果你想你不轉變——你將永遠失望，羣衆的意志，你能夠轉變的話——中國社會的僱農們、貧農們一個個拉壞，一滅亡！）

到群衆中去找結論

於是，大會號召，到羣衆中找結論。結果所得：蒐集羣衆反映，羣衆中最大多數認爲「過分」，除了一部份人說：「少數給村裏除了一害」外，大部份人說：「任逆罪惡滔天，死有餘辜」；七、八、三、四十、六十一家中，祇有一家不贊成，其餘都說：「死了也不冤」，至此，爭論才一致，「是大多數羣衆的意見」。（編者按：這一爭論死了大家的答案是：階級立場不明確，自己沒有受過任逆的欺壓，不了解受苦農民的心情，沒有站在農民立場方面。至於交給小組中，有些因與任逆在一起過，交落羣衆面前時，心裏「不忍」；有些因本身有毛病，如此處理下去，唯恐殃及自己。

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榮問題的錯誤的關鍵

四月初，由縣委張英同志領導的工作團，在縣委任亮同志幫助下，來米家莊分區民主之羣衆觀念，沒有深入調查，主觀一意以「作怪」的姑息，再加上對於任逆（是村長的）的，任亮工作一月，等等。五月初，周鳳鳴同志接替張英、任亮工作，地委負責同志亦開始重視。梁樹棠同志認爲過嚴重，是個「新惡霸」，應交羣衆處理，但又強調他是「窮人團」負責人之一，羣衆有「功」；他的錯誤，沒有即時糾正，領導上也應負責。他是中農成份，是「內部問題」，特別是強調「個人」，要加強「八分區」的一個重要」。（編者按：梁樹棠同志接受了工作團「個人英雄」思想，「新惡霸」，而新惡霸便應當交羣衆處理……）但是他爲什麼又要從任逆的成份上考慮呢？而且又要從幹部來對待呢？這是一個矛盾的錯誤，對這個矛盾沒有分析清楚，在最後一個時期討論，但亦不深刻。）周鳳鳴同志初來時，「堅決」表示：「要羣衆處理，不要這個「一」，放手交羣衆，」但又認爲「任達榮是中農成份，是內部問題」，羣衆不同，因而在故一家人」「不同」，以「中貧農」「窮人」之主張，其後又說，就以「一家人」、「教育」，就要羣衆「不同」……以此，談他多羣衆的仇恨。實質上，在撤換的錯誤的中心上，……以上，各種思想認識的研究，在「錯誤」的中心錯誤點，編者按：這是非常嚴重的不明確，缺乏階級立場上，……心錯誤，是把羣衆和幹部對立起來……認識問題是非常清楚的。其實，在地工作會議全體同志的意見中，已經指出來過，他們說：米家莊工作團的錯誤，立場不明確，由於作風上的老一套。……活，問題就更加嚴重了——這一看法，錯誤的根本原因——如此而已，投機……的提出問題是正確的。但八地委在那們在理論上，提出問題，可見，八地委沒有透徹的了解八地委或全體同志們這一錯誤，還在後來的土地改革中沒有接受羣衆意見，一直存在着，徹底的土地改革沒有即時爲「窮人團」負責人任貧雇農的獨立領導骨幹。（下接第二版）

為前線將士趕送棉衣

興縣翻身農民組織大運輸隊 連夜翻山涉水，戰勝困難

（本報訊）上月中旬，一連下了好幾天秋雨，天氣突然轉冷，興縣翻身農民組成×百餘牲口的大運輸隊，為前方將士趕運棉衣。如月二十七日，運輸隊冒雨上路，當牲口半夜過河時，總是沒水，群眾們打濕棉衣，就不顧刺骨的河水脫下褲子下水保護馱子。這樣一共趕過了二十四道，牲口都是馱一百八十斤上下，有的牲口因馱的重了，群眾就自己背上幾袋，有家裏行裁縫的一個老漢，見馱子重，就自動跑回家去，叫上自己的兒子，父子倆幫著背了棉衣趕路。翻曹家坡爬山，因道路被水沖塌，人和牲口常陷到泥裏，夜晚有些群眾丟掉了鞋子，赤著腳走幾十里。但群眾說：人多房子少，只得露營，有時連水也喝不到，菜也吃不上。但群眾為了使自己的子弟兵穿上棉衣更有力的消滅敵人，勇敢的克服了許多困難，勝利地完成了任務。群眾們這種精神，使後勤部翻身運輸隊的一個幹部很感動，他說他真正認識到群眾的偉大了。

公商德興棧不顧運輸隊住宿 三交供給棧公開拒絕牲口住 興縣西關主任竟剋扣草料等

在往前線運送棉衣途中，有些村幹部和公營客棧對支援前線的運輸隊很差，某日拂曉，運輸隊經興縣城，管理員到德興棧叫門，該棧非但不開門，還開口罵叫門的管理員，經交涉後，才讓群眾住下。三交供給棧也公開拒絕群眾的牲口住店，經再三說服，才給留下，但店裏人又把鍘草刀和做飯傢具等都藏起來，不讓群眾用，臨走又強迫群眾打掃了毛房才讓上路。但有些私人貨棧卻比公家貨棧好，如興縣自成店自動將群眾餵的牲草給換了店內的乾草，群眾很滿意。某日，運輸隊到前站的同志到康家鎮，通知該村準備草料，但村書記卻毫不負責，只派了一個招待員來回跑，事情沒安置好，他就睡覺去了，前站同志着了急，又去找他，他竟躲在被窩裏說：「半夜三更有什麼辦法。」說完依然睡去，到拂曉時牲口都過了，草料都沒有，招待員也都前不見了，幸有該區區長在那裏，才解決了供給問題。興縣西關主任（編者按：名字未寫出）甚至竟剋扣群眾的糧草，領八斤米他只給了六斤十二兩，發現後質問他時，才說是弄錯了秤。給毛驢發草料，他每個只發三斤草、二斤料，他說是市政府的決定，再追問他時，他又支唔而塞。當時因運輸隊急於出發，對這件事尚未進行追究。（編者按：此事，興縣市政府應負責追究。）（路風）

九分區某縣駐軍 幫群眾收秋人工三千餘

呂梁軍區所屬機關部隊幫助群眾收秋百餘畝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九日電）九分區某縣駐軍，大力幫助群眾秋收。×分區收穫隊在三天內，幫助駐地貧苦群眾二百零六個工，割糜子、玉茭、穀子及莜麥小豆等，二百廿餘畝。該隊停員審潤榮、呂殿榮兩同志，幫助老鄉收玉茭子直到天色大黑才返回。蘇光同志給老鄉挑運玉茭子，每次挑一百廿斤。全隊停員情緒高漲，在助民收秋。求食貧同志亦從拉著老鄉毛驢，從駐村四八里的地裏，大翻溝默玉茭往回搬運。此次幫助秋收中，對幫助的群眾很認真，因該縣大部村莊尚未澈底進行土地改革。駐部隊平均每家每天幫兩個工，少的也有一個工，多的[illegible]，據不完全統計，[illegible]……幾縣之一二、四三完成百餘畝秋收，同志扭着担子，還幫助群眾。二分隊每天抽出二三個同志幫助群眾拾[illegible]，已幫助群眾三千多個工，現各村玉茭、蕎麥、糜子大部收割完畢。（豐平）

（新華社晉西南廿日電）呂梁軍區所屬機關部隊積極幫助群眾秋收。從本月十一日到十五日，四分隊抽出了九十一人，以五個下午幫助駐地九家貧苦農民，全部收上的穀穗，路上遺見掉在地上的，也拾起來。三同志幫助群眾收穀子，自己沒有[illegible]的，王王光同志一次拾了一百多斤玉茭子，撿了一遍。侯隊長也和戰士一樣自帶鎌刀參加。一分隊在兩天中派出一十七個工，幫助五家貧農（內有兩家閻匪軍士兵家屬）收秋田三十三畝，大部拱回家裏。老百姓說：「老百姓做活也沒有這樣仔細呀。」一政治部在兩天半中，共幫了老鄉收秋地四十畝，他們還給群眾宣傳解釋了反攻消息和土地政策。（柳垣）

秋收中，他們向農民宣傳土地改革政策和人民解放軍口號，並幫助士兵家屬。某部政治部給他兒子丈夫寫信。直屬隊早晚進行政治軍事教育，政治部在幫助群眾秋收時間，政治部十餘同志在兩天中幫缺少勞動力的下中農，把他家裏二十餘畝明麥、玉茭和穀子全部收割回家。該部在十餘村莊分散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每天平均有三分之二的同志輪流參加幫助群眾秋收。

節省大批糧食草料

綏蒙各機關

（新華社綏蒙二十日電）綏蒙各機關節約救荒，已獲成效。四個月，節約公草八千三百九十四斤。軍區司令部自七月份起，牲畜大多放青，花料亦略有減少，在兩個月內，節省公草四千零九十四斤、花料二百八十九斤。根據供給標準，在伙食上用掺入稀米及掺吃稀飯等辦法，在兩個月內，節省小米三百八十一斤。政治部因吃稀一乾以及調劑吃米麵等辦法，從六月二十到十月廿日為止，四個月，已節省小米九百七十六斤。牲畜因經常馱運不能整日放青，但四個月內亦節省草、料各一千一百斤。綏蒙區黨委從五月到八月，共節省小米一千四百九十斤六兩。乘馬放青五十天，即節省公草一千二百斤。新華社綏蒙分社一匹馱騾由餵草改吃莜麥草，加上遛閒放青，也節省公草四百多斤。綏蒙政府和軍區為了解決明春牲畜草料困難，最近指示各級機關自給兩個月乾草。綏蒙政府組織本機關人員上山割草，計劃每人完成一百斤草的任務。區黨委機關秘書處亦號召各幹部抽時間大量割草，每割一斤乾草，由機關會計獎勵九十元。（海雲）

三分區司令部直屬各單位軍人大會 清除奸偽份子許世和

（三分區訊）三分區司令部於本月十三日召開直屬各單位軍人大會，清除奸偽份子許世和。許係河北獻縣人，家庭是富農成份，四二年到東北牡丹江省，經他姐夫介紹，在日偽軍當勤務，後又當警察，四四年五月隨敵人到涼城，偵察我軍情況，八月被我軍捕獲，後來除逃跑，仍為敵服務。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又混入我晉北野戰軍後勤部，今年二月來到三分區司令部，當時未詳細考查其來歷，即分配當事務長。許某在工作中貪污腐化，貪污小米五百八十餘斤、菜金一百六十餘萬元，并撥傷兵[illegible]。軍人大會上揭發出許某種種罪行後，當場清除出去，送交軍法處機關處理。（李子青）

洪趙區民主政府 組織武裝村公所

鎮壓閻匪爪牙活動

（新華社晉西南十八日電）洪趙區組織武裝村公所，積極鎮壓閻匪爪牙，保護農民翻身。洪趙四、五區村公所、土門、兩樓點為我軍收復後，洪趙四、五區沿汾河等八十八個村政重獲解放。但盤據於臨汾、洪洞、霍道、孫山、高堆之閻匪殘部，又乘機糾合秘密潛伏於被我解放各村之閻匪爪牙，於夜間四出擾劫。十月三日，洪趙二區瀑亭村群眾被拉去牲口十餘頭。四日，北段村三家群眾被搶，十四日，白石、李村又遭搶劫。根據這些情況，我洪趙及臨西民主政府，在汾河沿岸先後組成四個武裝村公所，配合幹部民兵戰鬥隊，打擊敵匪爪牙。五區民兵於二日在段村搜出敵匪該村之維保警隊三人，經戰鬥後，我俘敵一，繳步槍一支。臨西二區分隊於十月三日阻擊閻匪犯出家莊之閻匪鄉村武裝警察隊一人，獲槍二支。四區民兵一次包圍辛村，捕捉九個敵偽份子，其中有六個保警隊員，另外三個為群眾最痛恨的閻匪爪牙辛子顯、匪四十八師的便衣許小文及其特務兄辛某。辛子顯曾任敵副團長，專門打黑槍，打死共本村群眾二狗。二區及五區更抓住敵特務三青團區分隊長及武裝「頭盔隊」隊長（係三青秘密武裝特務組織）等多人，同時並積極清查敵匪秘密地下武器。僅四、五區查出長短槍九支。（宇召）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關於處理任達榮（雲）問題的檢討

（上接第一版）

（編者按：讀過這一節之後，八地委領導上，具體的說，是樹榮同志對那次處理任達榮問題在錯誤，是負有很大的責任的，錯誤也是嚴重的，是一個關鍵問題，嚴格的檢討這一點是對的。但是要把全部問題弄清楚，對於米家莊工作團交由群眾審查一事，以及對有關這一問題的各方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檢查，同樣十分重要，我們希望八地委領導上對這引起極大的重視。）

幾點結論

（一）大會十天來的爭論，是階級立場、群眾觀念的原則問題。基本分歧：一是從群眾出發，堅決放手交群眾處理。一是對勤摘於幹部問題（如樹榮等），恐影響幹部情緒，但應明確非幹部）則群眾利益之間，在幹部轉。其次，新的工作團，團結群眾處死任達榮是正確的。五二十九日處死任達榮之前，經過個別活動，大小五次群眾會議，發動訴苦則研究處分辦法中，都是站在群眾方面。大會上表決「處死」的決定，及土地會議上的爭論，地委都沒有仔細研究過，認為是「大多數群眾意見」，決定贊助群眾要求，堅決貫徹下去。這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思想，前次工作團，違反這個原則，是嚴重的錯誤。

（二）任達榮是混到革命陣營中的惡霸、投機份子。群眾說他穿的幹部衣服，辦的是壞蛋事情，絕非我們的幹部。但前次工作團卻把他當幹部處理，強調他的「功勞」，要群眾回憶他的「好處」，不顧了解他的罪比功大，也不問其實質如何，便把幹部和群眾對立起來，把惡霸當成幹部，完全失掉階級立場，是犯了原則錯誤。（編者按：不是什麼罪比功大，便把幹部和群眾對立起來的問題，見前編者的按語。）

（三）群眾自發鬥爭任達榮的正義行動，工作團不僅沒有積極支持，反而「疑神疑鬼」，主觀的估計「壞人作怪」，耽心群眾「受騙」，不相信群眾力量。甚至採用所謂「釜底抽薪」的辦法，把揭發群眾路線的。事實證明，受騙的不是群眾，而是我們自己。其次，即使當作幹部問題，也應放手交群眾處理，滿足群眾要求。但工作團卻強調「內部問題」，避開群眾「退貪污，打一頓，坐禁閉」的正當處分，以「說服」「教育」轉移群眾仇恨；並把這一錯誤的處理，認為是「圓滿解決」幹部問題的好例子。同樣是違反群眾路線的原則錯誤。

（四）以上缺乏階級立場、缺乏群眾觀念的錯誤思想，繼續存在於後來的土地改革中，並形成以下幾件原則性的錯誤：（一）滿足於分配地主封建勢力的夏田，漠視群眾澈底鬥爭對象的財物的要求，沒有解決僱貧農的翻身要求，不了解澈底摘掉地主階級的財物，不僅是僱貧農群眾翻身的來源之一，是他們應有的權利；而且也是澈底消滅封建必不可少的步驟。工作團在這方面的錯誤，顯示其澈底消滅封建的決心不夠，幫助勞苦群眾翻身的熱情不足。（二）六月間，鬥爭地主惡霸大會上，群眾提出為自己被害的「燒人團」負責人之一任德智報仇，要求當場處死主犯之一惡霸富農韓世義。工作團當時主張「追清底細」，另行處理，是對的，但直至今天，還未解決。（編者按：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未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下文，而文中卻又強調什麼「追清底細，另行解決是對的」呢？究竟為什麼要作此決定？）同樣證明對地主惡霸不恨，對被害的貧苦群眾缺少同情。（三）在土地改革中，一切通過僱貧農小組，但在工作中，雖然建立了僱貧農組織，特別在前一個時期，提高僱貧農警惕領導各幹部，從僱貧農思想做的很不夠。說明對於組織僱民，實現僱貧農領導的方針，認識不足。

（五）地委在處理幹部問題上，在清算地主財物上，當時，都沒有比較明確的方針。認為幹部問題，是「內部問題」。認為地主財物，要調查確實，不要「過火」。但錯誤的基本關鍵，實在工作團本身。樹榮同志五月初，已經認識「任達榮是個新惡霸」，但卻念念不忘其「功勞」，不放手交群眾處理。其次，米家莊群眾在分區直接領導下，澈底清算地主的財物，是對的，但樹榮同志主張「調查清楚」，怕「過火」。樹榮同志犯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一是對堅決清洗壞份子的重要性領會不夠，不了解不清洗那些傢伙，就不能深入發動群眾，貫徹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這是階級立場不明確。二是：在幹部問題上，對放手群眾處理認識不足，一面主張放手，一面又強調「領導」，把領導與群眾對立起來，這是缺乏群眾觀念。樹榮同志的思想根源，正如他自己所檢討，與其出身地主家庭成份有關。工作團其他同志的階級立場、群眾觀念，也同樣是模糊的。樹鳳鳴同志直到報上提出後，還以為群眾對任達榮不十分痛恨，就是一例。

由群眾檢討工作團工作，與審查幹部，目前正在進行。其結果，另有報導。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十月十日

長春以北突出地帶
我軍連克九台農安
吉林方面我克烏拉街等要點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林彪將軍所部大軍於十七日下午至十八日上午十四小時內，在長春以北突出地帶，連克九台（即下九台，在長春東北）、農安兩城，並於吉林方面，攻克口前（在吉林以南）、九站（在吉林以西）、烏拉街（在吉林以北）等重要據點。十七日下午六時攻克九台之役，僅兩小時即結束戰鬥，守敵被我殲俘一部。另部我軍於十八日晨四時向農安發動總攻，八時半，攻克該城，守敵大部被殲，戰果尚在清查中。按九台、農安爲我秋季攻勢中收復之第十一、十二兩座城市，該兩城收復後，長春外圍僅餘德惠一孤立據點。吉林方面，我軍繼克搜登站、樺皮廠後，十八日續克吉林以南重要車站口前，俘敵營長一名以下六百餘人。同日克烏拉街與九站車站。烏拉街之役，殲敵千餘名，俘虜中有蔣軍旅少將總指揮[illegible]及副指揮（姓名待查）二人。九站及樺皮廠之戰中，我軍殲匪暫五十二師三個營，初步統計，斃傷匪千餘名，俘敵營長以下五百四十六名，繳獲甚多。現我軍正繼續擴大戰果中。

東北我軍攻勢一個月戰果
殲敵四萬餘收復十城
繳獲砲三百八十三門機槍千餘挺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第十三號作戰公報，公佈秋季攻勢以來作戰一個月（自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四日）之戰果統計如下：殲蔣軍共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九名，計斃傷敵正規軍八千一百六十四名，俘敵正規軍二萬四千八百八十四名，斃傷偽地方軍一千一百四十名，俘敵地方軍六千二百零一名。其中蔣軍正規軍整批殲滅者，計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illegible]三四八團團長黃仲韜，一三零師三九零團上校團長傅振德，中校副團長劉潤滋，少校團副董子臣，七十九師二三七團中校副團長董伯起，少校團副李榮滿，一零五師三一五團上校團長陶資宇，交警二大隊上校大隊長文賀瑞以下共計二十一名。收復縣城十座，計：伊通、西豐、法庫、梨樹、公主嶺、昌圖、開原、海城、彰武、黑山（我已主動轉移）及重鎮八面城、大石橋、新立屯、紅螺峴等多處。繳獲計野砲、山砲、戰防砲、速射砲、機關砲、火箭砲及其他大小砲共三百八十三門，輕重機槍一千二百七十五挺，擲彈筒一百五十二個，長短槍一萬五千七百六十支，子彈一百二十八萬餘發，砲彈六萬四千餘發，汽車四十六輛，火車三列，擊毀飛機三架，鹵獲其他物資甚多。

渤海地區解放軍 揮戈南下收復廣饒

（新華社山東十九日電）華東解放軍於渤海區收復齊東、青城、博興三城後，揮戈南下，直取廣饒，於十三日晚向守敵發起猛烈攻勢，經八小時激戰，將該城收復，生俘蔣軍整編十二師一一二旅三三六團一部及蔣記廣饒縣大隊等共計官兵七百餘，斃傷數待查。繳獲步槍二百餘支，戰馬五十一匹，其他繳獲甚多。現西起桓台，東迄臨淄以北廣大地區，全部重歸人民之手。按廣饒係於八月十四日爲蔣軍六十四師所侵佔，距今適及兩月。

華中我軍大舉出擊攻克新安鎮

（新華社蘇北前綫十九日電）華中解放軍一部向蘇北蔣偽長期盤踞之漣（水）灌（雲）沭（陽）三角地帶大舉出擊，於十八日攻克[illegible]（東）灌（塞）段要地新安鎮及其附近之五港、河岸據點。戰鬥自十六日夜九時起至十八日晨二時半結束，全殲蔣匪整編四四師一五零旅四四八團之第一營五百餘名，蔣記灌水、漣雲二縣區武裝四百餘名及蔣記工作人員六百餘名，共計殲敵一千五百餘名，繳獲正清查中。

東北民主聯軍某部 戰鬥間隙幫助秋收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某部於戰爭間隙，普遍幫助戰地附近羣衆秋收。自我軍橫掃遼河南岸解放大塊土地後，季節轉冷，[illegible]，而秋禾仍遺田野，我某部乃一面臨時準備戰鬥，一面於戰地普遍開展助收，不久前還在戰場上勇猛殺敵的英雄，現在又活躍在田野裏，揮刀割禾了。該部司令員與政治委員亦於軍務繁忙中，抽空下地，與戰士們並肩收割，僅一天多的時間中，該部直屬隊就幫助羣衆收割二百多垧，並且幫助羣衆捆好，用大車送到場上。幫助收與宣傳工作配合後，蔣特恐嚇羣衆謠言已粉碎無餘，提男工女作，雞犬不驚，軍民關係極爲融洽。目前各村均已漸次恢復常態，步入熱烈的搶秋運動中。

華東各首腦機關 電賀昌南大捷

（新華社膠東前綫十九日電）昌（邑）南大捷後，華東各首腦機關紛致賀電。中共華東中央局特電嘉獎許世友、譚震林兩將軍及全體參戰部隊稱：「慶祝你們殲滅蔣六十四師、四十五師、第九師等部一萬二千名的偉大勝利，特予嘉獎，望再接再厲，不斷殲敵，不驕不傲，繼續爭取勝利。」遠於豫皖蘇戰場之陳粟兩將軍賀電中指出：「這一仗，使整個山東轉入全面反攻，眼見蔣賊將在這個戰場被逼轉入防禦。」華東軍區賀電稱：「膠東大捷，是你們與膠東人民在華東局正確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果，希繼續殲敵，配合全國大反攻，打垮蔣介石罪惡統治。」山東省政府、省參議會之賀電稱：「昌南大捷，給蔣賊出賣膠東予美帝國主義之奸計以慘重打擊，捷報傳來，全魯振奮」。此外，省支前委員會，參議會中、濱海各地黨政軍民，亦紛電致賀。

配合南綫大軍反攻
江南游擊隊大舉出擊
斬斷敵兩大公路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強大的江南人民游擊隊，爲配合我南綫大軍之反攻，近於蔣匪心臟地區大舉出擊。據十六日合衆社南京電透露：蘇浙皖邊區天目山一帶之民軍，分兩路出擊，一路長驅北迫，直搗蘇省溧陽、宜興浙省長興間之（南）京杭（州）公路，另一路揮戈南指，逼臨杭（州）徽（州）——即歙縣公路，均獲全勝，蔣匪此兩大交通動脈俱爲民軍斬斷。

鄂豫皖人民 熱愛解放軍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九日電）鄂豫皖人民熱愛解放軍。在潢川、商城、固始等縣，解放軍所到之處，老百姓便回憶起十八年前土地革命時代的美滿生活。四五十歲的男女們一見解放軍戰士，便從不斷的嘮起從前的農會和婦會的故事，並對分糧、分田、分浮財、耕者有其田，都很熟悉，解放軍某部在固始范營子村於夜半宿營安頓之後，范售貴的母親（她在土地改革時代是翻身會會員）興奮的徹夜不眠，並親手殺了自己心愛的母雞，給戰士們來吃，當戰士們辭謝時，她含着眼淚說：「同志們，吃吧，咱們的命是在一條綫上串着的，只要把蔣介石這些黃狗們殺垮，不要說一隻雞，就是全中國也是咱的呀。十幾年啦，你們走的老遠老遠，咱們這裏的窮人可叫黃狗們壓迫死了。」蔣匪五十八師在固始抓的大批民工，在戰場上激烈的砲火下，成羣的逃跑過來，幫助解放軍抬傷員運糧食。五十歲的民工王三會拍着胸膛說：「抬咱們自己的同志，我情願累死也不怨，可是我不願替他們（指蔣匪軍）扛一升糧食。」十九歲的民工朱[illegible]哭着說：「我給人家當長工五六年啦，掌櫃不給我工錢，他說我娘死的時候用了他的棺材，但這件事，連鄰居也不知道呀。我要幫助咱隊伍趕快打垮蔣介石，回去和掌櫃的算賬。」

鄭家屯至白城子
五百里鐵路四十天修通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全長五百餘里的鄭家屯（即遼源）至白城子（即洮安）鐵路，已於本月初正式修復通車，自此，該路北接洮（安）昂（昂溪），西與洮（安）索（倫）兩綫，構成一十字形，而與四滿鐵路網完全連成一片。此一工程之勝利完成，仍由於全體員工及翻身農民四十天艱苦奮鬥的結果，他們曾在蔣機頻繁掃射轟炸或大雨滂沱中，亦始終情緒極高，對修築工作從[illegible]民手被[illegible]傷後，大家勸他休息，他說：「這是修翻身鐵路，我的手破傷一點，算啥」，而終於一直堅持工作。東北鐵路總局特電祝賀稱：「這一工程的完成，不但增加了解放區人民鐵路的里程，而且是在時間上大大縮短了後方與前方的距離，使我們更迅速的通過新鐵路，支援前綫大反攻，早日徹底打倒蔣賊「[illegible]」統治。」

我軍攻勢下 蔣匪恐慌相

△自北寧路及中長路南段被我軍斬斷後，瀋陽蔣匪非常恐慌。陳誠下令嘍囉們準備「決死」，飭令「檢查」戶口，市民被趕到郊外挖工事。全市從晚九時到次晨五時實行「戡亂戒嚴」，而蔣匪官員的大小老婆，則紛紛搶購「黑市」飛機票，以求早日逃往北平、南京。市內高粱米已驟漲價一倍，柴禾漲價三倍。陳誠爲鎮壓「人心浮動」，公佈了十條「槍決令」，使全城更加恐怖。

△長春蔣匪正扮演「空城計」，自新一軍新卅八師及五十師南調四平增援後，長春城防空虛，蔣匪步砲兵向我佔領下之孟家屯（城南十餘里）方向盲目開砲壯膽。

△南京美大使館軍事參贊三人十四日抵瀋，「考察」東北戰場之軍事形勢，並將長期逗留，顯示美帝對其奴才軍隊在東北所處之危急局勢，非常焦慮。

△武漢蔣匪每晚八時起即行戒嚴，各街頭佈滿沙袋、鐵絲網，蔣匪官僚及富商等，都忙將家眷送往江南，準備逃跑。物價飛漲，米價漲近一倍，連小白菜也漲到一斤一千二百元。

蔣區拾零

合衆社北平消息：北平蔣匪當局對居民及「被南京認爲立場過於獨立的份子」之逮捕參行，已因蔣介石之到北平而變本加厲，繼孫連仲部下五人被捕，一人被通緝之後，桂係首領現任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的部下，亦遭逮捕，被捕者已達四五人，其中包括有行轅高級職員。

邀美侵略軍長期駐華
蔣賊賣國真面目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據各方消息：賣國賊蔣介石已與其美國主子串同，決定請美國侵略軍長期留駐中國，以便利美國進一步實行其侵華步驟，並直接協助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十七日晨南京蔣匪「國務會議」中宣讀之「外交部報告書」，已明白供認此事。該「報告書」自供『美國軍隊留駐中國，已爲中國政府（指蔣匪政府）所接受』，美軍留駐中國，將直至兩方政府認爲無繼續留駐必要時爲止。（蔣匪）國務會議並即通過『美國駐華武裝部隊係由中國（蔣匪）政府之同意而駐紮』。法國新聞社稱：蔣美之間關於此事已訂有「協議」，蔣匪當局已將關於此事之照會遞交美國大使館。此事又一次暴露了美國帝國主義長期佔領中國的惡毒野心，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無恥面目。此事且證明今年二月及三月，美國迫於中外輿論宣佈『撤退駐華軍隊』，完全爲一種欺騙姿態。

美帝不斷派員來華
加緊援蔣滅亡中國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執行美帝國主義加緊援蔣滅華任務之美國「考察」人員接踵來華。繼本月初美國會軍事考察團來華作一週之「考察」後，美衆院國內外貿易委員會派出之四人貿易代表團，又於十四日由美飛抵上海。另一奉派來華「調查」之美衆院外交委員會議員裴德，亦在來華途中。以美衆議員霍爾爲首之貿易代表團，係爲與蔣匪當局會商美國「對華貿易問題」者。該團十四日抵滬後，停留兩日，即轉赴南京、天津、北平，十八日離華轉往朝鮮，即將轉赴日本。在南京，彼曾會與蔣匪交通部長俞大維商談所謂「發展中美民航事業問題」。霍德爲美衆院一反動議員，向主全力援蔣內戰，對中國民主運動極端仇視，彼抵京前，曾先往日本與麥克阿瑟「協商」，並去朝鮮，彼對美國務院已「研究二十七天」的魏德邁報告至今遲遲不予發表，深表不滿，並謂：返美後，將向外委會作詳細報告。美國此等軍事、貿易、外交「考察」人員之相繼來華及其反動言論，均進一步暴露了美帝國主義者急於徹底變蔣管中國爲其殖民地，以至直接監督蔣匪政權之野心，而此等人員之同時「考察」朝鮮、日本，並特別與麥克阿瑟「協商」，與戰爭販子布立特之計劃，自不無關係。

王 [illegible]

徐志 [illegible]

尹 [illegible]

賈哥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聯大託管委會會議上 蘇聯意見獲廣泛擁護

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處境極狼狽

（綜合報導）自上月二十四日迄今，聯大託管委員會舉行了三週多的會議。整個會議中，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處境極狼狽，而蘇聯的意見，則常常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擁護。在討論非自治領特別委員會的五項提案時，蘇聯代表團提議在「被託管國，應提供更多的參考材料，供秘書長應用」一案中，要求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必須提出殖民地與宗主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比較數字。美、英、法等，害怕這一補充意見，會暴露各佔有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地人民之殘酷壓榨，因而堅決加以反對，結果終因伊拉克、印度等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蘇聯意見獲得通過。蘇聯代表團，又要求在「被託管國應提供當地人民參加地方行政機構的情報」一案中，增加各被託管國應提出政治方面的情報一項，以防他們欺騙世人，遮瞞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不能得到法律保障的事實，哥倫比亞、伊拉克、印度及白俄羅斯等大多數國家，也立即予以擁護，擊敗了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底詭謀。當大會討論至「成立一聯合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非自治領土情報」一提案時，美、英、法、荷、比等各佔有殖民地國家，雖羣起反對，但投票結果，終通過了原蘇聯議案。

羅馬市選結果 左翼集團再佔優勢

（羅馬訊）十四日官方公佈的數字，證示十二日羅馬市選的結果，左翼的人民集團（包括共產黨、社會黨、行動黨、民主勞工黨）繼去年十一月市選的勝利，再次超過加斯貝利的右派基督教民主黨而佔優勢。此次市選前，基督教民主黨充分利用其最近立憲議會中由右派聯合所給予的較多數信任票的有利形勢，並有美帝國主義及梵蒂岡以及全國各種右派反動勢力的支持，但該黨所獲選票，仍較人民集團少四三千百十九票。羅馬市行政會議八十席之新分配如下：左翼人民集團二十七席，基民黨二十七席，除二十六席票分配於各種小黨派之間。

（羅馬訊）意共「團結報」評論羅馬市選稱：雖然有法西斯黨、自由黨、平民黨、基督教民主黨與薩拉蓋特右派社會黨人聯合陣線存在，但人民集團仍贏得了勝利。市選結果，表明人民集團，不僅恢復「因薩拉蓋特派分裂所失掉的選票，且得到了另外的一萬八千票。團結報繼分析右派各黨的現勢與性質稱：「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表現了它是財閥觀法西斯份子，意大利復興的一切敵人，聽從梵蒂岡指示，並為外國帝國主義代理人所支持的大資產階級與保守份子的真正黨派。平民黨的失敗（它失去幾乎一半選票）與自由黨的銷聲匿跡，證明這一點。這兩黨在經濟上已失去了強有力份子的支持，他們失去的五萬至六萬票，是投到基民黨方面去了。平民黨目前已變成稍帶中小資產階級性的政黨，薩拉蓋特派也遭到了慘敗。法西斯派的「意大利社會運動」，在基民黨政府支持下，第一次公開地參加了競選，雖然有這一切，人民集團，仍獲得了勝利。

奧民主人士抗議美暴行

（維也納訊）奧地利全國民主人士掀起一項運動，抗議西部美佔領當局的恐怖暴行。美佔領當局最近曾無理判處數名奧國著名民主戰士以十五年徒刑，作為對他們爭取奧國民主生活運動的懲罰。此項消息於九月廿七日傳出後，立即震動奧國人民，各地工廠及機關工人紛紛集會，表示抗議。奧共特為此發表宣言，其中指出「舍被尼克曾於一九四一年因散發反法西斯傳單而被德寇判處一年徒刑，美軍事法官認為他對奧國母親和孩子的關切是更大的罪名，而處以十五年徒刑。一個為奧國工人服務的婦女斯盛七十歲老婦，在奧國最艱苦時期，曾被稱為游擊隊之母，現卻被美當局判罪。」「自由奧地利青年」聯盟則於六日在維也納組織盛大的示威大會，「自由奧地利青年」領袖伯力卡斯契克在大會上宣稱：「不論是監獄、美軍事法庭或者美元，都不能摧毀我們走向自由的意志。」

法罷工工人 參加人數增至七十萬

（巴黎訊）法國工人為要求增資而舉行的大罷工，自十四日以後，罷工工人已猛增至七十萬，迄十七日止，仍繼續堅持中。拉馬第政府，企圖於十九日舉行市選前，克服工人的罷工，分化罷工陣營的方法，僅使為數極微的三千萬人復工。由於罷工人繼續罷工的結果，「法政府迄十七日下午止，尚未能使任何列車開動」（合衆社）。當局與工會方面之談判，亦由於拉馬第堅持其反動政策，迄無結果。然罷工發展之嚴重及其可能之巨大影響，已使法國反動派驚恐莫名。合衆社稱：拉馬第當局於十七日晚開始「採取強硬態度，準備於必要時使用武力」。該社又稱：美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勃里奇，十七日在倫敦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該會諸委員「已告法政府，美國援法之遲速及多少，將完全以法國是否摒除共產主義及停止罷工而定」。因此，拉馬第之「強硬態度」，顯係執行其美國主子的命令。美法反動派此項有辱法國人民尊嚴的醜行，據法報界估計，或將使巴黎工人的總罷工不可避免。

德境蘇佔區當局 增進工人福利新措施

（柏林訊）德境蘇佔區當局為增進工人福利，又頒佈新措施。蘇佔區司令索可洛夫斯元帥十日發佈命令，要求蘇佔區工人每日供給一百萬份熱餐，不收餐券，但未完成生產任務的工廠不能享有此項權利。命令並規定自一九四八年四月起，重工業工人可獲得二十四天的休假，其他工人可獲十二天休假，工資都照付，各大工廠並將設立診療所及護士。

又據一八九日訊消息：蘇佔區九月份褐煤生產計劃完成百分之九十九．一，煤球百分之一百零五．七，無煙煤百分之百。

老太太的血激動了戰士的心

肖紀

部隊將要出發時，忽然從山下跑來一位老太太，約有六十來歲，他一見我們，就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上，我們都驚奇的跑上去，啊呀！首先看到的是她的一隻血淋淋的胳膊，老太太被我們緊緊圍起來，她看着我們，就好像見到她的親兒子一樣的低泣着，訴說着她不幸的遭遇：

「夜天勾子軍到了平陸村，村裏的年青人都跑了，連個小孩子也找不見，家裏就丟下些半死不活的老人，街上的槍聲「拍拍啦」的直響，嚇的我躲在炕洞裏動也不敢動；一陣，一個勾子軍搶回我家裏，向我要十石糧，天爺爺，就是房屋地土全賣了也交不夠這十石呀！勾子軍就搜尋，一個走了又來了一個，這個勾子軍一來就氣勢兇兇的叫我馬上拿出一石糧食，我正發愁填不滿的枯井啊！我噢了一聲，那個勾子就從腰裏掏出盒子槍來，照着我打了一槍，這隻右胳膊當時就不管事了，流了一大攤血……」

老太太說着，疼痛得她咬緊牙，看時，是我衛生員同志已在給她上藥治療。老太太又繼續說道：

「狗日的們就搜括啊，我看見他們不往意我，就溜出來，跑出村外，打問了一下，說是你們到了這裏，我一口氣跑過來，總算是找到了。……」老太太抬起了淚眼，向四週看了一遍，又眼淚汪汪的向我們說：「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戰士們聽着老太太的話，看着老太太那慘血淋淋的胳膊，激憤的緊緊的握着自己的槍，一個青年戰士紅漲着臉，用激動的聲音，說出了每個人心裏的話：

「老人家好好的養傷，我們到前線上多殺敵人，多繳槍，給你老人家報仇！」

戰士們又看了看老太太，激邊的心臟邁過開的大步，出發了……。

佃戶的苦情

新垣

「一打短不如當長工，當長工不如租地，租地不如做當生（當佃戶）。」這是崞縣平川貧苦農民流傳下來的一句舊生活格言。當他們沒有覺悟以前，認為給地主做營生：房屋、地土、農具、牲畜，樣樣都有了，又可以賒籽種，……」。究竟情況怎樣呢？請看大牛灘佃戶們的苦情吧！

喫穀

當佃戶給地主做營生以前，地主預先叮囑佃戶吃不吃「喫穀」，「喫穀」是地主給佃戶貸借的口糧，按地主總有的土地畝數規定的，每畝三升或五升，如一人承種不了，可另找幫手共同耕種，但分糧時仍按兩份分。薛佃戶侯昌昌說：「「喫穀」及壞的，裏邊有沙子、有虫，五斗能碾三斗。」喫穀壞爛，餓着肚子的佃戶也得忍心吃下去。佃戶王山說：「不吃「喫穀」地主不讓種地，另找營生還是一樣，春天吃一斗，秋天還斗半；就是七月吃一斗，秋天也是還斗半，說下吃兩石，吃不飽也按兩石算，今年兩石明年也是兩石。」恆幾的老父親說：「借是人家老人手留下的規矩，還明明是地主的偷手（便宜）。」彭三毛說：「規矩，還不是拿擺規矩個咱窮人。」

分糧

收割、鍘草、碾，都是佃戶兒全負責，說是拔麥子地主要貼幾個工，原因是害怕實明打了。分糧一般是按三七分，地主七斗，佃戶三斗，但分其餘東西或負損就不一定仍按這個原則，從中還要剝一層。恆大銀毛說：「上麥秋按三七攤款，咱滋錢，給常說出上利，收麥時扣除麥籽和糶飯的本利。麥糟豆不能分，常被給牲口吃的，自己只能分二斗做豆腐，一斗豆頂斗三升穀。收下糧的乾草，麥秸全歸地主，麥子穗歸咱的，山藥蛋三分咱只能分一分，豆子不論個子和顆子，三分分咱也只能分一分。」他又說：「我給任三老財做營生，分糧時他親自在場親抹斗，分用斗動往後一拉，哼！斷了一下，川不滿又得填，你看佃戶吃多少虧了！」邸吉才給邸家卯做營生：「每年起場，人家說有錢來收，明天再分吧，趕到明天去看，糧食堆變了樣。」玉山說：「分糧時，地主金錢早早把好價的穩好，甚價賣他多分，人家說家裏有急用，就得按日倒咱！」

無代價勞役和人格上的污辱

「挑壩上渠（有做泥工錢），拘牽起園，扭水掃院，打澆場，給媳婦莊稼……。」邸鄉是給佃戶做的營生，大銀毛給邸唐卯做營生，每天得四五担水，大家川喝了一算，每年就得下多山，擔水是幹甚用的。他說：「飲牲口、澆花、做飯、洗衣服、洗尿片，一共給三四牛穀錢都甚用，掃院是給五天就得一次，掃院三糧的，也是咱們的。」「人家兒媳婦病了，坐上車陪日就醫看到文殊寺，次病，誤了一月多，就擺下能幹，自己僱上人管飯用工錢。」佃戶對地主家裏有急事，不能推掉，都是從屋裏住外邊，大銀毛給地主邸家卯做了五年營生，八年長工，常是吃飯在廚房的地下吃飯，冬天總歸常權坐在熱炕上，佃戶仍在地下。給喜給邸家卯到屯五送媳婦，走到土嶺上翻了車，把頭部都碰破了，也得自己僱上人管飯用工錢，地主不但不安慰，還說他不小心。地主邸五紅的牛，把院裏的麥子吃了，懷疑是給喜拴走的。今年上邸區成給地主當年和梅家莊給地主……四的爸爸中翻了車被砸死，賠了一口價值十元的薄木棺材，和二畝地就算了事，他沒兒子，女人嫁人，給聚，又把二畝地收回。成家雖有弟弟亦不能承繼。地主伍金錦的孩子死了，跟得佃戶王山夾川去埋葬。冬天下了雪，地主不起床，佃戶一早就得把他家門外和去茅廁的路打掃乾淨。過年前，掛燈籠、糊窗、點旺火、貼對聯，擔好初一那天吃的水，要的現現成成，才能回己的家裏過年。

邸潤潤給地主邸克虎當了一年，臘月二十九人家叫他去掃院，他心裏非常不了，他說：「我的家裏還不了年，我不能去」，地主的兒子揪住他的辮子就往大門外拉，拉出村外大街上，又說了多少好話才把他放回來，但狠狠的給了兩個乾二淨，才回到本家。邸鄉裏過了兩年佃戶們的苦情太多了，但是他不能估的血債。侯昌昌說：「一做四十畝地估上能收四十石（一水的），除了籽子、喫穀、……咱能落多少！」變為人家的地，活了六十歲，上到人家的，說：「人家不做的咱做了，人家不吃的咱吃了！」「他們的祖祖輩輩是咱們人養活大的，地主的家業有多少就是剝削了咱們，算起來家產還不夠！咱們要和他算。」